

# 中国古典四大民间故事略论

曹洁萍

(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213164)

The China classical four big folktales are the national treasure, we should prepare Canada to treasure, deepened research.

Key word: Folktale Rebel spirit Feminine image Innovation technique

内容提要 中国古典四大民间故事乃民族瑰宝,其故事中的女主人翁全都流露出民主意识的萌芽,自由意识的觉醒和对未来世界的探寻。她们既是中华女性的楷模,也是人类女性的偶像。无论是情节、主题、人物、手法,四大民间故事都烙有鲜明、深刻、独特的民族印记。

关键词 民间故事 叛逆精神 女性形象 创新手法

中图分类号 I207.427 文献标识码 A

中国古典四大民间故事——《牛郎织女》、《孟姜女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白蛇传》,它们虽都取材于民间传说,但却创造了中外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特例:白璧无瑕,尽善尽美。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

—

牛郎、织女,本来同为神话人物,经由星名衍化而来。织女为天帝孙女,常年织造云锦,自嫁于河西牛郎后,织乃中断。天帝大怒,责令她与牛郎分离,只准每年七夕相会一次。牛郎传说最早见于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。较为完整地抒写牛郎织女的文学作品,当是东汉末年的《古诗十九首·迢迢牵牛星》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较为详尽的牛郎织女的故事,见诸南朝梁·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的记载。《风俗通》轶文又录织女会牛郎时,鸟鹊于天河上为之搭桥,名为“鹊桥”。后人多以此为题材,作为诗词赋咏的对象,或在戏曲中加以演绎。

孟姜女,相传为秦始皇时人,因丈夫范喜良被迫筑长城,便万里送寒衣,痛哭于城下,城为之崩裂而丈夫尸骸发现,后投海而死。故事最早出现于唐代,可能由春秋时“杞梁妻”哭夫崩城故事附会而成。后通过说唱、戏剧、歌曲等形式,流传颇广。

梁山伯、祝英台,民间传说祝英台女扮男装与

梁山伯共窗读书3年,情深意笃。祝回家前,向梁托言为妹作媒许婚,后祝父将英台另许,英台抗婚不从。两人先后殉情而死。死后化成一对蝴蝶。半个世纪以来,国内许多剧种都对《梁祝》进行初步整理,以越剧影响较大。川剧《柳荫记》的情节基本相同,结尾则化为一对鸳鸯。早在明代曾有同一题材传奇《同窗记》,现仅存《访友》等出。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更是蜚声海内外。

白蛇(白素珍、白娘子),传说她思凡下山,与侍女青蛇(小青)来到杭州。白与店伙计许仙结为夫妇。法海和尚以白、青为妖,多次从中作梗,终借佛法将白镇于雷峰塔下。明代陈六龙以此为题材作《雷峰记》,未见流传。清黄图、方成培均作有《雷峰塔》传奇。另明代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有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,弹词有《义妖传》(也叫《白蛇传》),均以白蛇故事为蓝本。近年,《雷峰塔遐想》、《新白蛇传》登上音乐舞台。

四大民间故事还以影视、绘画、雕塑等艺术形式绽放绚烂。它独创了中国情人节——七夕;“鹊桥”成为爱情词典的专有名词,并引出了乞巧风俗。同时它们还成就了一大批文化、旅游景点,如孟姜女哭倒长城处、英台读书处、金山寺、断桥、雷峰塔……千百年来,它们已完全融入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,潜移默化地渗入人们的思维、行为。

四大民间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程度堪称空前，甚至盖过了四大古典长篇名著。中国人都知道《红楼梦》，然而真正从头到尾仔细读过《红楼梦》的究竟有几何？

中华民族善讲故事。四大民间故事源于唇间，口口相传，突破了书面语言的藩篱，特别富于亲和力，特别便于广大民众参与创作，即兴发挥，也便于流传。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充其量才几十年，两个作家合作的现象较少，集体创作成功的例子更为罕见。一般民间故事的创作通常锁定在某个时段、某个地域。而四大民间故事的创作，摆脱了束缚，摆脱了局限，无所顾忌，口无遮拦，一身轻松。历经千百年、千万人，历经一代又一代民众、文人、艺人精心加工、整理、碰撞、沉淀，文人与非文人、男女老少、士农工商、三教九流的思想、阅历、气质、情感、知识、技巧优势互补，异彩纷呈。整个社会都自觉自愿投身其中。故事吮吸了无数人的智慧，熔铸了全民族的灵魂，千锤百炼，精雕细刻，好上加好，优中选优，遂成精品、极品。四大民间故事特别深入人心，它们带着一定的地方色彩，更显现出浓烈的民族特色。它们是人民创作，由人民鉴定，所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是理所当然。

## 一

在内容上，无一例外，四大民间故事全都凸现了对爱情的执著追求，尤其是女性对美满恋爱、婚姻的执著追求。

社会学家告诉我们：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可以视为男性优势、女性优势的交替。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，女性被压在最底层。然而，孔孟之道、程朱理学都阻挡不了人性，人情曲折、顽强地生长。男性通常盯着事业、前程；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，对女性而言，劳作之外，爱情便是她们的生活支柱。爱情是女人的毕生寄托。在社会最底层，她们渴望精神挣脱，渴望找到一个释放压抑的缺口，一个喘息的气孔。也因为在最底层，面对黑暗的冰窟，它们无不借助虚拟、神话，期待跌入爱的圣洁光环获得解脱，获得莫大的幸福。四大民间故事不约而同选择了爱。

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文人退隐大相径庭，四大民间故事凤舞九天，遨游于虚拟、神话中，但从没躲进卿卿我我的“两人世界”，它们落地生根，迸发出了全力抗争现实的高亢呐喊——

当人们沉醉于讴歌长城的雄伟时，《孟姜女》直捣皇权，直哭得撼天动地！

《牛郎织女》、《白蛇传》公然置神权于不顾，我行我素，你神通广大，其奈我何！

《梁祝》锋芒紧逼族权——家长制，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死了也要化蝶！天也有情佑爱侣！

谁犯我爱，我就犯谁，一犯到底，决不低头！爱与恨，两极火并，不仅擦出火花，而且燃起熊熊大火！

四大民间故事明白无误地抨击、揶揄了夫权。可能是一种巧合吧，四大民间故事合起来正好有力地抨击了四权，与那个社会的根基作了特殊的较量，其广度、深度有口皆碑。

虽然在虚拟、神话中遨游，浪漫、神奇到了极点，但又清醒、现实到了极点，它们摒弃了“私定终身后花园，落难公子中状元，吹吹打打大团圆”的俗套，四个故事，四出悲剧，且悲得无以复加，死的死、分的分、囚的囚，绝不回避、粉饰严酷，这就更显得故事主旨壁立千仞的力度。一个女性，义无反顾地抗衡整个社会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如此强劲的反弹，如此猛烈的熔岩喷发，喷发得又何等璀璨！唯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，用在她们身上，也最贴切不过。壮哉，四大民间故事！壮哉，四大女中豪杰！

虽然都铸成悲剧，但悲得崇高，悲得庄严，给人力量，给人希冀，催人振奋，绝不消沉。孟姜女的哭倒长城，牛郎织女的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让人为之扼腕。《梁祝》美得让人窒息，那才叫生死不渝！一座宝塔镇住佳人，镇不住心，雷峰塔，终有一天倒塌，未来的人间喜剧揭开了前奏大幕。

由此可见，四大民间故事字里行间都流露了民主意识的萌芽、自由意识的觉醒，对未来世界的探寻，充分、深刻地展示了真正的人民性。这种难能可贵的朴素的人民性，是同时代作壁上观或抱有同情心的文人、学者所不具备的。

作为心理描写的迷宫，文学作品描写人物的清醒意识，开启第一层次。描写清醒意识和潜意识的矛盾，当属第二层次。笔触伸入潜意识之间的矛盾，是进到第三层次了。在四大民间故事中，我们不仅能够体察台前人物的意识，而且真切感受幕后我们称之为民族清醒意识之间的冲突，民族清醒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，民族潜意识之间的冲突。四大民间故事仿佛是广大女性在做白日梦。四大女一号俨然民族的女性代言人。朦胧中，中华妇女为着革新、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顽强地尝试不息、奋斗不息。美梦难成真，越发让人魂牵梦萦，越发

余韵悠长。

可见,四大民间故事的立意,至少立足于半边天,由此牵出与另外半边天的纠葛,牵出半边天的走向,全世界的走向。四大民间故事大笔如椽,饱蘸热血——女人的血一点也不比男儿冷,气势磅礴地将巾帼宣言书满整个“天空”。四大民间故事诚是中华民族走向历史性的抉择。

所有这些,源于广大民众包括妇女的切身感受。而爱,成了生存、发展的支撑点,创作的原动力,化作永恒的主题,化作女性手中锐利的武器。

四大民间故事出场的一号都是女性,男性退居二线,大大搅乱了男主外、女主内的格局,它与一般古典作品截然不同,四大爱情悲剧的女一号都是独立顽强的新女性。即使是在当代,据调查,女性最为看中男性的是诚实,男性最为看中女性的是温柔。莎士比亚也说过:弱者啊,你的名字是女人。四大民间故事女一号展示的第一印象都是:叛逆、抗争、勇敢、无畏。她们是勇士,是强者。

为了将爱情进行到底,在那个人妖颠倒的世界,她们毫不犹豫地向强敌、向四权宣战,她们冷若冰霜。为了将爱进行到底,她们豁出去了,百折不挠,彻头彻尾,不惜一切代价,不顾牺牲一切。她们的坚贞、韧劲,天地为之动容,令人肃然起敬!这,一点也不夸张。敌人太强大了,但月缺不改光,箭折不改钢。遭遇厄运、死亡,她们也不中庸,也不改初衷,她们从无惧色,永不言败,巍然正气拄天地,她们的精神永不倒,她们的人格、尊严、理想永不死。这种抗争不是僵硬的、盲目的,而是深思熟虑、艺术精湛的。那些色厉内荏的对手,都货真价实地碰了一鼻子血。压迫和歧视的反作用力创造了四大民间故事的女一号们。

即使在当代,在生活中,在作品中,恋爱大抵出自同一模式:男方主动,女方矜持。动物也是雄性向雌性大献殷勤。许多人对女方主动怀有深深的偏见,四大民间故事就是不同凡响!它们超越常情常理常规,超越动物本能,撇开世俗,女一号差不多是清一色的“雌赶雄”。她们恍若炭火,祝英台一而再、再而三地“挑逗”梁山伯,惊世骇俗,真正超前!

大柔生至刚,反之,百炼钢化为绕指柔。她们自是温柔,百般呵护丈夫、男友,相处默契、和美。孟姜女千里送寒衣,冰炭同穴,蔚为奇观,勤奋、聪慧不在话下。她们绝非“三从四德”的女奴,甚至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贤妻良母。几千年来,女性的心理特征被固定为:温柔——软弱,重感情——无理

性,细腻——小肚鸡肠,端庄——死气沉沉。女一号们与贤妻良母的本质区别在于:她们越过了生理、道德阶梯,跃上了审美顶尖。女一号们身上还注入贤妻良母少有的幽默、狡黠等新因子——祝英台、白娘子表现得格外淋漓尽致。她们前无古人,后启来者。就是与文人笔下离经叛道的杜丽娘、崔莺莺相比,女一号也犹胜一筹。杜丽娘、崔莺莺毕竟沾染了些书生气,言谈举止难免斧凿浅痕。女一号们则更清新、更刚健、更大胆、更率真。简而言之,更富野性,更接近天然。其原因,在于她们直接来自原始生活,直接来源于原始人群:民众自己写自己,民族自己写自己。

女一号的塑造,与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的优秀文学传统一脉相承,又发扬光大。她们秀外慧中,刚柔并济,尽展阴柔之美,又添了一份阳刚之气,她们代表未来的美学价值,以中华民族的新女性的姿态神色飞扬地登上历史T型台。

有人说过,吴越争霸,范蠡审时度势,好像在指挥双方,功成名就,飘然而去。范蠡是迄今唯一超越时空的哲人。其实女一号们哪个不超越时空?给她们戴上妇女解放先驱的桂冠,并非溢美,她们才是中国女性的象征!在中国,在民间,早已萌生了“女权主义”,如果说妇女解放的尺度也是社会解放尺度的话,那么,中国妇女在自己的故事里首先解放了自己!

中国古代四大美人,与女一号们的精神境界不可同日而语。至于女一号们非凡的外在美,你想象吧,她们堪称人民心中的四大美人!

西方的一些学者提出,完美女性的标准应是:有时像母老虎一样威风凛凛,有时像母鸡一样关怀备至,有时像驴子一样坚持原则,有时还要有狐狸的智慧和鸵鸟的沉默。他们承认:完美并不存在,有缺点的人才是真实的人。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中的女一号们,却与他们开出的苛刻条件不遑多让,她们既是中华女性的楷模,也是人类女性的偶像。

相比之下,四大民间故事中的男二号们大抵有些孱弱,有些呆头鹅,如许仙、梁山伯。男人成了弱者的名字。女人头发长,见识更长,笔力千钧的四大民间故事,成功地塑造了中华文学史上崭新的女性形象,一举扭转了根深蒂固的畸形的男性视角,可谓中国女性文学的先驱。

原子核物理学家卢瑟福有句名言:“人们的知识在不断增长着,而人们的智慧却徘徊不前。”现

代人的智慧徘徊不前,情感也徘徊不前,而且倒退。君不见中国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居然到了116:100的地步,失调失控反自然!尚有拐卖妇女、卖淫嫖娼、包二奶、一夜情……不一而足。坚贞成了老土,成了笑话。难怪意大利女记者奥莉亚娜·法拉奇在采访印度总理英迪拉·甘地后,联想到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,感慨万端:“令人愤懑和痛苦的是,男人注定可以在不放弃家庭和爱情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才能,而女人却不能。对于女人来说,二者不可兼得,或者只能在悲剧中共存。”她可能说得严重了点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:妇女解放——前路漫漫。

### 三

和内容主旨、人物形象相呼应,四大民间故事的艺术手法也非常新颖和高明。时至今日,仍不无教益。

从根子上说,它们立意宏大,写法细腻,极为圆满地化解了古往今来作家挠头的一大难题:以小见大。它们并非鸿篇巨制,但根植民间,根植口舌,内涵容量极大。“芥子至微,能容须弥”,此之谓也。大易空洞,小易琐碎。连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也有胎里毛病。大向小凝聚,小向大扩张,以小见大的规则在四大民间故事里得到最大限度的超常发挥、创新。说到底,四大民间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平凡人、普通人,但在他们的身上,于无声处听惊雷,于细微处见真情。

就总体而言,它们还化解了另一大难题:斑斓的神话与平凡的事事和谐结合,天衣无缝,妙不可言。离奇之极,真实之极,两极合一,波澜丛生。

它们攻克的第三大难题是:不可思议的相反相成。它们竟将生动活泼乃至轻松诙谐的色彩与浑厚凝重的格调熔于一炉,炉火纯青。

除了共同的奇特想象、联想、幻想、理想,四大民间故事各具特色。《孟姜女》蓄势自然,转折水到渠成,直抒胸臆,一泻千里,天崩地裂,风云变色,“道具”也醒目;《牛郎织女》的时空距离美感;《梁祝》误会的巧妙、纯熟,结局陡转的惊艳;《白蛇传》的扑朔迷离,离合相生。《梁祝》、《白蛇传》的人物刻划活灵活现,功力上乘。

所有这些,也都源于鲜活的民间生活,源于口述故事的方式——口述本身就是生活的精彩一角。因此它们十分充实、富足。

文章以情性天籁为最佳。风骨、神韵还在其次,声律更在其次。至情至性,自然流露,即使一字

不误,信口道出,也如清水芙蓉,浑然天成。钱武肃王,目不知书,然其寄夫人书云: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”不过数语,姿致无限。巴金说过:“我主张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,不要靠外加的技巧来吸引人。”罗丹的意思也是英雄所见略同:“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。”毋庸置疑,四大民间故事的天籁响彻了古今中外,如李白的《静夜思》、孟郊的《游子吟》。天籁文章更是凤毛麟角,更是国宝。

回过头来,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中国四大民间故事,至少助人变得更文明、更勇敢、也更富人情味。归结起来,四大民间故事思想新、人物新、手法新。

中国文坛喜欢把文学作品锯成纯文学、俗文学两类,以判定高下。其实,雅俗互通,也互动。雅须汲取俗的长处。真正脍炙人口的作品总是雅俗共赏的,如金庸的武侠小说。我们一直这样评价法国19世纪文坛大师:巴尔扎克伟大,司汤达深刻,福楼拜优美。而在法国人眼里,巴尔扎克的小说属于通俗文学。爱默生评价斯托夫人的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,高度赞扬她既博得广大读者的青睐,又探讨了人类普遍关心的重大课题,标榜她的作品“无论在客厅,还是在厨房,或者在幼儿室里都拥有同样感兴趣的听众”。我们的四大民间故事,不也老少咸宜,雅俗共赏吗?

### 四

四大民间故事也许并无深奥之处,取自民间,面向大众,通俗易懂,大凡炎黄子孙都耳熟能详。它们代代传承,熏陶了无数中华儿女,惠及各民族的民间文艺,也强有力地冲击了文化人文学的狭隘圈子。它们实实在在的巨大感召力、潜在的作用力,决不亚于中国古典四大长篇名著。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与四大长篇名著一起,同古代四大发明一样,一个在精神上为世界作出卓越贡献,一个在科技上为世界作出卓越贡献。

四大民间故事直达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最高境界,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永恒经典,也不愧为全人类的永恒经典,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比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毫不逊色。美国有好莱坞,印度有宝莱坞,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“坞”。文化切忌全球一体化。中国全然不必妄自菲薄,无须言必诺贝尔、奥斯卡。我们要做的实事之一,是能否以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为范本,十年一剑,挖掘传世之作,让四大民间故事扬名世界,世界也翘首以待。